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吴永 口述，刘治襄 笔记，李益波 整理

中华书局

整理说明

《粤氛纪事》原刊本仅署“谢山居士辑”，卷首平昌管雅廷宣统二年(1910)手书识语说：“兹阅《皇清奉政大夫授江西永宁县知县当涂夏公碑志铭》内，先生讳燮，字季理，一字谦甫。谢山，著所地；居士，其自号也。”另据蒋元卿《皖人书录》载：夏燮“字谦父，一字谦父，别号江上蹇叟，(安徽)当涂人”，“道光辛巳(1821)举人，由青阳教谕改江西宜黄知县。承父学，与兄炘、炯、燠，互相师友，慕全祖望史学，别号谢山居士”。基本可以肯定该书作者就是夏燮。

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间，夏燮先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，后供职于江西，在公务繁忙之余，还续写了《中西纪事》一书的后八卷，显然没有时间再撰写另一部长篇著作，《粤氛纪事》的写作年代应该在同治四年至八年之间。

《粤氛纪事》主要记载了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军事斗争，记事时限自道光三十年(1850)十月拜上帝会在广西的活动始，至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(1860年6月2日)太

平军攻占苏州时止。

太平天国起义初期，夏燮先后署理过江西安仁县（今余江县）、鄱阳县（今波阳县）知县，并曾督率地方团练武装在皖赣交界的石门一带对抗太平军。后来，他又历经太平军活动区域，沿途采访，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夏燮以当时人记当时事，甚至具有当事人身份，该书的可信度是极高的。书中许多记载都是在官方档案中很难见到的，因而该书的史料价值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清方档案之上，大部分记载均足以补官书之阙、纠史乘之失。

《粤氛纪事》全书按太平军活动的省区分为 13 卷，每卷基本上包括综论、叙事、阵亡或“殉难”官绅名录三个部分，亦有少数卷尾又复加以余论者。记事内容偏重于清朝统治阶级一方，对太平军活动的记载尚占有一定篇幅，同时兼及捻军起义、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广西天地会、湖南征义堂等秘密结社的活动，但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组织、典章制度、政策法规则无只字涉及。书中对于贪官污吏“掊克虐民”、地方官员“养痈讳疾”、清朝军队武备废弛、营伍涣散等腐败现象，两江总督陆建瀛置沿江防务于不顾、清军将帅对九江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足等战略失误，清军将帅临阵脱逃、畏葸不前、巧于趋避等贪生怕死的丑态，钦差大臣李星沅与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、钦差大臣徐广缙与湖南提督向荣、以及江南大营诸帅之间的矛盾都有比较真实的记载，而这些恰恰是封建统治

阶级讳莫如深、在官方档案中很难见到的，也可以说是《粤氛纪事》一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。

《粤氛纪事》原刊本题签之下印有长方形篆文图章一枚，文曰“行年七十而老斲轮”。据《皇清奉政大夫授江西永宁县知县当涂夏公碑志铭》载：夏燮生于嘉庆五年（1800）八月，至同治八年（1869）而“行年七十”，《粤氛纪事》应刊行于是年。该书卷末所载作者付刻时的题识，标明的时间也是“同治八年正月”。管雅廷识语称，“稽考印记，七十之年系为同治庚午九年之刊行也”，显然是错算了一年。

本书根据同治八年线装刻印本整理。

管雅廷识语

此书并未刊留著者之名氏府州居址，殊属缺然。只标“谢山居士”，实难稽考而费疑猜耳。兹阅《皇清奉政大夫授江西永宁县知县当涂夏公碑志铭》内，先生讳燮，字季理，一字谦甫。谢山，著所地；居士，其自号也。又查此书题签之下有篆文曰“行年七十而老斲轮”八字长方图章一方，按其铭内所载，先生生于嘉庆庚申八月廿八日，卒于光绪乙亥秋七月卅，考其享年七十有六岁，未知是否著此《纪事》之谢山居士也。故姑批志以俟博览君子之证焉尔。果即夏公，稽考印记，七十之年系为同治庚午九年之刊行也。

宣统二年岁在庚戌二月下澣清明日三鼓

平昌管氏味桐草堂主人识于听雨斋中

卷一 粵西起事

呜呼！粵西之祸可胜言哉！当其伏莽之初，实胚胎于庚子、辛丑夷事之后，又乘丙午、丁未阳九之厄运而起，一时士大夫当外寇方平，辄玩视草窃，以为此癣疥疾，不足忧。于是，厝薪所积，狃于处堂之安；滥觞不塞，遂有决防之患。论者徒见其弃疾于粵西，而不知其阶乱之在粵东也。

方琦相之羈縻义律也，粵东之民谣曰：“百姓怕官，官怕洋鬼。”迨三元里之役，粵民起而创之，遂兴团练之局。未几，闻抚事定，积不能平，遂有次年揭帖之变。而大府亟出示安抚之，又从而谢止夷人之入城者语详《中西纪事》中，于是粵东之民又谣曰：“官怕洋鬼，洋鬼怕百姓。”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，则粵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！

伊相任广州将军以忧死，粵抚黄恩彤论劾罢归，而耆相为督臣亦惴惴不自保，乃谋于首揆，得旨内召。适徐制使广缙、叶抚军名琛先后莅粵，粵民乃拥戴以翻抚议之局，遂以己酉创夷人于省河捷告，成庙始悟前此诸臣欺君误国，特加二

臣封爵以愧厉之。盖圣明用意之深厚也。然粤东之民所以玉成制、抚而跻之富贵者，盖已阴受其胁制，而焦头烂额之俦悉为上客矣。

两粤为梟贩、海盗、会匪之所聚，自琦相入粤主抚，尽撤沿海防卫，渔船、蛋户无所资以自贍，遂有艇匪名目。而粤省自近年来盗昼入人家，劫财物，杀事主，州县莫敢谁何，辄改窃买抵，以图规脱处分。于是，义勇聚则仰食于练饷，散则结党窜踞山谷间，肆其劫掠，浸寻至于拒捕、戕官。绅民家受其害，赴诉入都。大府亦养痍无及，始以上闻。

维时，上授钺于林文忠，而文忠薨于途；择将得张提军，而提军薨于军。于是，贼见大星两陨，自谓徼天之幸，因而东西交界之区，肆其豕突。

叠奉上谕：不可使两省匪徒合而为一，遇有防剿，断不能分而为二。庙算指踪，动合机宜，惜会剿之师自斋、左二将由广宁穷追数百里，卒之里松一蹶，全军覆亡，其后遂以为戒。于是，贼避坚而攻瑕，我备左而寡右，浸浸乎以西为壑矣。悍贼聚于桂平，自陈亚溃授首后，金田七逆遂谋抗拒大兵，攻扰州县。

时则李文恭公以病躯受侯官之代^①，固已食少事烦，日不暇给；而周文忠年逾伏波^②，坐镇专圻，毅然以杀贼共誓。然

① 李星沅死后谥号“文恭”；林则徐籍贯福建侯官，在李星沅之前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赴广西督办军务，道光三十年十月中途病死于潮州。

② 周天爵死后谥号“文忠”，时年 79 岁；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63 岁病死军中。

二帅亦卒不相能，故上欲以中枢监其军，而戒其不得各持意见，致失事机。

迨湘阴^①尽瘁死，而东阿^②亦以无功召回。于是，有左袒文忠者，谓其请调北兵为文恭所尼，不得自行其志。此不然也。夫北之不利于南，犹南之不利于北。赤壁、淝水之往事不必言矣，近者辛丑浙东之役，上因浙抚之请，畀扬威将军陕甘劲兵二千，其最后一败于慈溪，再败于乍浦，二千人几歼焉。以粤逆之悍也，而北窜之师两次穷兵，只轮不返。故知螳螂之奋，不足以当大车；抑亦刀斤之用，弗能良于迁地。

予反复推之，贼以土著之莠民，习知地形险易。故其圯地不避，能为倍道之趋；铤险不择，又得因粮之饱。是则才弱贼强，抑亦千古所同病。而事机之失，则冯云山、韦正被武宣绅民捕告，获其妖书符篆，械系狱中，而府县见其互控之词，以为怨家诬陷，卒令取保逸出。此道光二十七八年间事。至洪秀泉〔全〕踞于佛山寨中，杨秀清自郁林江来往勾结，亦在其时。故予以为乘丙丁阳亢之厄运。异日续柴望之丙丁龟鉴者，其必有取乎？

夫当其捕治之初，议者以为，彼怀贰而衅未成，我欲战而兵未集，万一有劫狱戕官之变，则补牢既已无及，歧路更复可虞。岂知纵敌患生，反速祸小？不权其轻重之数，一旦祸几

① 李星沅籍贯湖南湘阴。

② 周天爵籍贯山东东阿。

猝发，而欲制猛虎于决蹠之后、斗螫蛇于断手之时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

予综核其起事之始末，贼萌蘖于东而燎原于西，实以韦正、冯云山等为之向导，而杨秀清凭藉以为死党，洪秀泉〔全〕遥制以为外援。是则养痈讳疾，殆未可专诿之郑梦白、闵正凤一辈。而徐仲笙得马非福，养虎遗患，督师数年，但张大其擒灭艇、墟各匪之功，而于负隅揭篋之大盗，破其贼窟而出者，掩耳咋舌，莫敢谁何。秉国成者，咎将谁诿哉！

道光三十年冬，粤匪起事于桂平县之金田地方。

初，有股匪陈亚溃纠党扰及浔州^①，官兵捕之急，乃逃入桂平县之罗绿山冈。时，署桂平知县李孟群督团长黎建勋等擒获于武宣交界之丛尾地方，解省斩之。

维时，据广西抚臣郑祖琛奏称：浔州府属之桂平、平南及郁林州^②属，皆有匪徒纠聚拜会，人数众多。时，方简授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督师入粤。又起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统带黔兵，调湖南提督向荣统带楚兵，赴粤西会剿。盖其时粤西全省自桂林外无不被扰，而与东省交界之区，群盗如毛，此出彼入。文忠力疾就道，行至潮州而卒。张提军取道贵州，督同署镇远镇军周凤岐统带黔省二起官兵一千二

① 清代浔州府，治所在桂平，1913年废。

② 今玉林县。

百名，行抵柳州，而浔事日棘，西抚飞咨请驰赴浔州督剿。

十月，金田之匪欲勾合郁林大洋另股渡河北甯，官兵扼之于石嘴，击其南岸之贼，败之。金田匪自北岸赴援，而南岸贼已被官兵轰毙入河者数十人，其余溃逃者悉自上游偷渡，归并金田。

二十五日，提军自柳州感喘嗽疾，闻信趣令办严，将弁请留，不可，途中病剧，遂以十一月初七日卒于浔城。是时，平南、郁林之匪与金田合，老幼妇女悉被裹胁从行，贼势日炽。又于桂平南界之大黄江排列船只，以图一逞。提军既卒，周镇军统其军，驻师浔城。

二十七日，黔兵败绩于金田。时，逆匪闻官兵进剿，先窜入平南之思旺墟，副将李殿元等督兵跟追，贼佯败，巡检张镛首冲入队，忽贼分股扑回，张镛力竭被执，骂贼死之。该逆仍回金田。

是时，省中之兵移驻大湾，遏其要隘，而贵州周镇军派令副将伊克坦布等进攻贼巢。该逆分股迎拒，副将奋勇当先，毙贼多名，被贼重重围裹，往来冲杀，力竭死之。其以救护被戕及奋剿手刃数贼而死者凡九人。镇军驰往应援，救出被围之弁兵，与贼力战一昼夜，败之，贼始退至思宜渡口。

是役也，匪独黔兵为之挫衄，即本省兵勇之助剿者，亦相与谋坚壁之守，不敢易言死地矣。

初，前两江总督李星沅自金陵告养归，逾年，请奔成庙丧

入都，召见两次，旋里后具折谢恩，上方有向用之意，至是，因文忠卒，即其家起用为钦差大臣，受代督师；是时，前任湖广总督周天爵亦奉宣召入都，授漕运总督，值粤西事起，饬即驰驲前往署理广西巡抚；皆先后抵桂林。

时，南宁、太平^①两郡，股匪四出滋蔓。文恭驻师于柳州，以捍蔽南路，进剿金田，议厚集兵力以攻之。而云南奉调之兵行至果化，遇贼接仗，阵亡千、把十员，迁延不至。惟向提军自楚出师，连剿武缘^②、宾州^③、庆远^④之贼，又击败横州谢长腰四股匪，一月之间，四战皆捷。乃飞檄趣之赴浔。诎该逆闻各路之师将集，先期窜至大黄江，遂以江墟为负隅之固矣。

咸丰元年春，正月，金田之匪自焚其巢穴，出踞大黄江墟。江绕紫金〔荆〕、朋化诸绝，贼面水背山，恃以为固。

时，向提军已统楚兵至浔，滇之临元镇总兵李能臣亦以兵来会。合贵州、粤东及本省兵勇将近万人，并力进攻，由平南绕出贼后，分中左右三路直捣江墟。十八日，该匪亦分股迎敌，复暗伏地雷，诱官兵深入。我军初放连环枪炮，自辰至午，轰毙贼匪二百余名。该匪败退回巢，官兵冒险穷追，卒中贼计，三省两粤之将弁阵亡者十余人。是役也，督师以捷闻，而折将之咎不能掩盖，先胜后败，贼之狡焉以思逞者，未

① 清代广西太平府，治所在崇善（1951年和左县合并为崇左县），1912年废。

② 今武鸣县。

③ 今宾阳县。

④ 清代庆远府，治所在宜山，1913年废。

艾也。

二月，向提军荣督率各路兵勇，大败金田贼于大黄江口之牛排岭。

初，贼被官兵击退，弃江墟，窜入于牛排岭，恃险为巢，深沟高垒，以待我师之深入而歼之也。

初三日，提军派黔、滇兵扼于佛子口，自率楚兵八百名驰赴牛排岭附近之夹洲一带，该匪伪遁。时有新募之象州猺〔瑶〕壮，见守寨之贼无多，不知其为羸师之张也，乃倾营而出。方枪毙寨匪十余人，而贼于金匏村拥出二、三千人，直扑猺〔瑶〕营。官兵趋前策应，贼又分股来扑大营，云南武举李祥麟死之，广西游击福谦首先抵御，被贼以长矛洞其右胫。适梧州协兵丁抢护，立将该匪砍之，割取首级以徇于军。各兵勇遂乘胜击贼退焉。

提军闻之，知贼之必报也，乃饬诸军严为之备。贼果于初五日寅刻分三股出队，提军督各路兵分头策应，而令其子荫生向继雄另带提兵一千二百名由北路堵截。贼之大股悉藏在正南竹林内呐喊助势，而在外之游匪悉以牵制官军。于是，提军督饬各路兵勇专向竹林轰击。贼亦放大炮回拒。自寅至午，鏖战半日，盖官兵未尝蓐食也。贼败，全股由竹林遁去。前后共歼毙贼匪一千数百名，刀矛军械委地，又得其枪炮、藤牌、马匹无算。是役也，贼自踞金田以来，甫经大创，又散其胁从之党二千余人。然犹负隅于牛排岭，以图报复。

初六日，贼倾巢而出，提军先派候补知府刘继祖等在大黄江一带分路夹剿，焚其江墟之贼巢。

初八日，提军瞭见北岸之匪房屋被烧，夺其所恃，纷纷拥上江岸。我军亦迭施枪炮，沿岸追奔。提军当督同滇、黔镇将四面围剿，贼遂于是夜分窜新墟及紫荆山等处。于是，夺牛排岭，复纵火焚其巢，传令诘朝攻新墟。而贼已全股逸入于交界之武宣，则桂平为之肃清。

十七日，周署抚、向提军督兵攻贼于武宣之东乡，不克。

贼之窜武宣也，将自象州、修仁^①、平乐北窥桂林。时，提军统各路兵尾追，署西抚周文忠自省亲赴武宣督剿。贼谋窜县城不得，遁回东乡。文忠与提军谋，恐贼以一股缀我，一股分窜，乃派兵赶赴象州，扼其西北。

是日，贼在东岭村滋扰。提军督同副将和春、都司邓绍良、郑魁士率提兵、楚勇亲往抵御，西抚自率兵壮二百名暨候补知府张敬修管带东勇二百名前往接应。贼自东岭分三股迎敌，提军趋中路，令楚兵、闽勇分为左右拒。未几，邓、郑两将身先士卒，皆中矛伤。贼遂由左右抄袭，冲入中军，管带闽勇之从九品吴貽书被戕，死之，闽勇遂溃。抚军手刃二人，迄不能止。适张敬修率东勇抢上，鏖战二时，贼始溃退。

三月初二日，官兵再攻东乡，不克。

是时，各营将士皆不和，而专阉、专圻亦各存意见，不能

① 1951年撤销，大部分并入荔浦县，小部分并入鹿寨县。

相合。文忠见三省之兵持久而困，欲请调北方劲旅万人。而文恭以南北异宜，驰书亟止之。文忠不悻，乃单衔奏请，复引疾陈请开缺。文恭见武宣之势日剧，而中制之出多门，乃与抚军会衔奏请钦派重臣统领，以一事权，奉旨申飭。越日，始命大学士赛尚阿督师防堵楚、粤交界之地，而密旨令其驰赴广西军营接办军务。

时周文忠尚驻武宣，文恭商请移浔，而檄臬司杨彤如迅赴武宣，近受筹策，文忠不可。未几，而文恭病作矣。官兵顿于武宣，怯贼不敢进，文恭乃自柳州移营入武宣，以填抚之。以是月初四日抵县，病势增剧，奏请将钦差大臣关防暂交抚臣监护，遂以十二日薨于军。

时，周文忠已奉命着以总督衔专办军务，而升授顺天府尹邹鸣鹤为粤西巡抚，飭即驰驱前往。

初，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以上年入都请觐，召见十七次，指陈粤东西事宜，辞气慷慨。上令回镇。值西事日棘，乃命驰驱前赴粤西大营帮办军务。向提军新受委任，又经文恭遗折荐之。于是，赛相至粤，颇推心倚二帅办贼，军事稍稍复振。

夏四月，武宣东乡之贼窜入象州之中坪。

先是，贼在东乡，西抚虑其北窜，分派桂林兵及楚勇、瑶〔瑶〕勇漏夜赶赴象州，又经钦使遣贵州古州镇将统带黔兵扼其要隘。贼窥象州不得，乃东踞中坪，又分股在于百丈新寨一带凭险树栅，相为犄角。官兵不敢击。都统既至，与向

提军分守罗秀、桐木等处，步步为营，进逼贼垒。嗣侦知其铅弹稀少，至有用铜钱者，乃定计攻之。

五月初八日，都统自罗秀拔营，进扎独鳌山南之梁山村地方，距中坪四五里许；提军亦自桐木拔营至界岭，驻于中坪之东；云南昭通镇总兵经文岱及新授潯州府知府张敬修分扎于寺村、庙旺等处；皆不出十里内外。贼见我军层层布置，棋峙为营，此击彼救，声势相联，乃欲乘其进营之始，掩其不意而袭之。

马鞍山后有河一道，官兵营于河之西面山头。初九日，贼自对河东面山上摇旗出队，即时聚集四五百人，又先后布满山谷，约有数千，直逼都统大营。时，都统所统者，贵州三镇之兵皆在焉。都统飭令分路以堵为剿，旋令自带驻防之兵施放火箭，击退隔河之贼，各营始定。

初十日，贼分十数股渡河，直扑威宁镇营盘。三镇之兵排队而出，贼匪炮子如雨，皆伏地前进，未伤一人。都统自督旗兵，往来指麾，施放枪炮，中其山头之匪，及于望楼。贼众惊溃，遂大胜之。

惟西南山头之贼登高瞭望，贵州抚标中军马善宝等大呼，策马竞渡，都统止之不及，逾河里许，突遇西南山谷伏贼顿起，断其归路，与镇远、威宁标下两游击死之。都统督全军赴援，贼始解散。

维时，向提军自界岭堵其分窜。十三日，渡河追剿，自辰至午，轰毙贼匪百余人，群匪始不敢渡河。嗣因缉获奸细讯

供，知逆首洪秀全欲来扑营，提军饬严备之。

二十六日，贼果纠集四五千入，由中坪等处拥出。提军饬令投诚之陶昌培等出而诱敌，遂杀骑马贼三人，余匪奔溃。复分五路追斩俘馘，又分兵歼其苦瓜岭、西安村两股之贼。一日之间，三战三捷。

其寺村、庙旺一带之贼，则经镇军、张观察分路进剿，而抚军周文忠亲督之，以投诚二十余人作为向导，搜捕剿杀。又于十一二两日会剿百丈之匪，穷追涧谷，皆以短兵相接，前呼后应，遂将东南一面沿山抄袭之贼设计擒诛。惜所带桂平、平南之〔英〕勇，中路狂奔，遂使该匪未受创而解散。文忠深以为恨，据奏称：“四日之战，各营对垒，均有匪人暗伏，导之进退。杀之无名，留之滋祸。不得不仍行固守，以待新兵之集。”

至梁山村之战，都统亦以折将自请严议。然此一役也，将弁齐心，士卒用命，故能有进无退，善败不亡。自用兵以来，此其节制之有纪律者也。

六月初四日，赛相师次桂林。是时，象州中坪之贼探知大兵云集，命将禡牙，以彰天讨，闻之凶惧，不敢窥伺省城，意图回窜，遂全股逸入东南一带，则桂平复受其扰。

桂平之新墟者，当紫荆山之前路。迤山一带，则双髻山、猪仔峡、风门凹〔坳〕等处皆险隘之地。贼于初四日自中坪回窜，向提军由界岭督兵跟追，乌督统亦自梁山村拔营回剿。该匪于初七、八、九等日越岭分走小路，官兵屡败之。贼至新

墟，坚守不出。都统追及于大河之西岸，遂营焉。

秋七月，初十、十五等日，乌、向两攻新墟，不克。分遣麾下将弁夺猪仔峡、双髻山之要隘。

二十五日，新墟之贼乘夜劫提军大营，江南署泰州营游击袁贵奋勇击退，以追贼深入其队，为逆首杨秀清所执，骂贼不屈，死之。

二十八日，乌、向谋毁其近墟之贼巢，移营进逼。知府张敬修已先期堕其赤土村之垒、培，二帅遂乘胜派兵将罗村、桂村及小樟三村之贼房次第焚毁，毙贼百余人，皆在新墟之前路。

其后路则我兵夺据紫金〔荆〕山要隘。该匪遂于风门坳口筑垒安炮，又凿断山梁，为负隅死守之计。

八月初二日丑刻，我军分作三路，衔枚疾走，直趋山脚，天始黎明，各路枪炮齐施，并用火箭射烧贼棚及其望楼。自寅至巳，毙贼一百余人。贼弃隘溃走，我军乘胜追之，遂攻破风门隘〔坳〕口，据其要害。又追奔十余里，贼坠崖谷而死者，尸骸枕藉，其逃者逸入于古调村。副将和春等追至村前，贼自村后逃走。当将贼踞村庄全行烧毁，我军遂移营进逼新墟。是夜，贼翻山三次来劫我营，总兵长瑞、四川总兵刘长清督兵轰击，贼始遁去。复放火烧山，适东北风大作，忽改南风，反烧贼营。

次日寅刻，侍卫巴清德会同向提军方督官兵拔营前进，该匪自朝至暮，屡出屡败。此后路攻破贼巢及移营进逼之情形也。